

高級中學適用 第一冊

國文讀本

上海青年會高級中學出版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歲暮守潯陽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次豫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孰謂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盡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

葬論

司馬光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崗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葬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旣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官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邪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

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
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
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
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女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
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
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
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
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
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
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
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李白與韓荊州書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氣義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閒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唯君侯圖之

侯方域送何子歸金陵序

龍眠何子之歸金陵也道出雪苑其友人賈子徐子宋子送之以詩而推方域爲之序余之見於天下興亡盛衰之故友朋生死聚散之感旣已多矣又嘗與何子少同學中同患難今又幸存而兩相遇其可以無言哉余與何子之寓金陵也歲在己卯中原秦晉之間雖有盜賊之警而江南太平富庶朝廷之上雖門戶角立漸有黨錮之禍而其公卿之賢而愛名者皆願求天下清流之士引以自助天下之士亦莫不砥厲節行唱和聲氣相聚於豐鎬舊京之地以文學爲贊而修同人之業卽以龍眠雪苑之一邑論之其首事者咸有數人推之天下盛可知矣是時余與何子方少年意氣甚銳又習見天下無事以爲海內同志之士或出或處可以歲月相見雖離別歸其鄉土必不至遂契闊阻絕故余之自金陵歸雪苑同人雖聯舟載酒餞送秦淮之曲而賦詩言志往往各有期許壯以遠從容以愉未嘗有促促靡騁之思悵悵可憐之狀也其後三年壬午而雪苑爲李自成所破向之首事若徐子作霖吳子伯裔伯允皆罵賊而死余至金陵求所謂龍眠之數人者亦且有見有不見矣又二年爲甲申弘光帝立大興黨人獄何子依楚帥余竄揚州僅而免會

天下鼎革同人或散或死無一存者余再至金陵嘗晨起跨一蹇驢訪問故舊盡日而歸則吞聲止於廢寺并何子亦不可得見嗚呼當余之歸雪苑也使知吾同人飄忽湮沒至於如此必且顧馬踟躕願立斯須同人亦必且牽袂引觴耳熱仰天賦公無渡河豈肯以千里之別爲偶然也夫余之別諸子於積安之時又以同人如此之盛而轉盼再見之難十不獲一況於龍蛇初定流血未乾之日耶又況於友朋寥落皆其死散之後而幸存者耶又況余與何子友朋生死之遭更有出於此外者耶何子有管樂才宜出爲世用然十年以來猶以布衣奔走周道此其故何歟吾友龍眠方以智者崇禎中嘗仕簡討亦與何子首事之人也今聞於高坐寺爲僧何子歸試以語之

答劉蒙書

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敏爲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齷齪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游於京師負千鎰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饗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無以養兄無以葬弟妹嫂姪無以恤策馬載書千里渡河指某以爲歸且曰以醫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

萬壽桂炊玉朔晦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儲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之餘亦當先親而後疎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頓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服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貪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似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他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已不能斯而斂之於人以爲己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捆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訓儉示康

司馬光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參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爲榮吾心獨以儉素爲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爲病應之曰孔子稱與有不遜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爲美德今人乃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歲風俗尤爲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之類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靖公爲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直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廳事已寬矣參政魯公爲諫

官眞宗遣使急召之得於酒家旣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爲清望官奈何飲於酒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觴之上以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常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饁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其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爲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稅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戊果以富貴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

弔古戰場文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覓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萬里奔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膂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宜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而莫爲。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驚鳥休巢，征馬踟躕。緡纆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暨合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兮哉！骨暴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羃羃，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牧

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飲至策勳和樂且閑穆穆隸隸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言將信將疑睂睂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彝

明夷待訪錄原法篇

黃宗羲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爲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爲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傍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疎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歛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錮錮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

亂卽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爲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剿說也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測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爲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封建學校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餘時也卽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文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權實

唐甄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氏病痞迎良醫治之又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嘗人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口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析汲不動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不除此爲家其家必索况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蹙不如驚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宜之民皆樹桑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游於北境見桑焉乃使民皆樹桑吏請條法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徧身往告於民二旬而徧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知之者三出入其

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而往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頌因之不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所以治道貴治其實也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坐同之一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